

莊子
虛齋
口義

四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四

虛齋林

希逸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
滕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
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固鑰之不固也
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
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
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

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

耒耨之所刺

反七

智

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

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
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
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
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
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
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看此篇便見得憤排之雄劇壯撰一段譬喻自
為奇特胠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也鼠竊之

盜知下此六字非文乎絨滕繩結也罽纏繞也
高管鑰也鑄鎖也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
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
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
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
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

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
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
干剖萇弘肫反勅紙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
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
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妻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

非曰

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
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

也少而害天下也多馳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四子雖賢而身
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
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為盜之聖勇義知仁
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
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
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

而邲鄆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人縱舍盜
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立夷而淵實

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
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

盜跖也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

淵不相干立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

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為盜設而反為

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

大盜不起拏擊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

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

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

夏之盈秋冬之涸却同也立夷山頽而夷平也

猶曰山附於地剝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

相關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

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

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也魯酒薄而邯

鄲圍又見淮南子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

其文稍異意亦同

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

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

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

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

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斗斛權衡符璽

以下抑高之意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

如此憤出之言也既為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

民利物為事是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

也知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

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名為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為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

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擿玉毀珠

焚符破璽剖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以剖斗折衡焚符破璽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耶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人全不識字耶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

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

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
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
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
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煖亂天
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擢亂者抽擢而紊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抽而

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棄之也有瞽曠之
耳而後能為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聽皆合
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
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
法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揚墨有仁義之言攘除
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
此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僻無偏陂也以曾史
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曾史

揚墨與師曠工倕離朱並言亦以小抑大也外
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煖亂者言熏灼
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入皆無所用言
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
有力文字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
之好夏

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
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十二箇

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
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
猶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
階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
豈有許大天地方有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六
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於怪妄然亦不可不
知且如吾閩自無諸以來方見於漢至唐而後
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昧可也近時囊山

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
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
率而就觀其塲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
巧此前穴也其後一壁以鋤斧擊之鞞鞞然有
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灌意非有國者
之墳不然書籍所載閩之上無聞焉則必有之
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庭之類不可謂無之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
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
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
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
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

注四

上

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

矣何以知其然邪抽甘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隧處

而趨之便是暗說孟子荀子推而上之孔子亦
在其間矣觀齊稷下與蘇張之徒便見莊子四
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知則非
自然之道矣故曰好知而無道夫弓弩畢弋

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曾筍之

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

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

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

好知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詐也削格
猶漢書曰儲胥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兔鹿

者亦相漸染而為毒亂也知詐以智而相詐也漸
毒相漸染而為毒亂也類桀頤也滑汨亂也解
垢隔角也堅白解垢異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
取魚取鳥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曾
史與斗斛權衡並譏之意每每常常也故天下
常常如此而至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

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
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
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
即齊物所謂是其所以是而非其所非言但故上
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

悖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
奠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

莊四

七

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
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惓無為而悅夫嗶嗶

之意嗶嗶已亂天下矣上而而日月下而山川中

喘更肖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
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此嘆息一句而
結之也喘更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蝸蜒之
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也

種殼實之貌役務外作為之貌嗶嗶嗶嗶也
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
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便是已嗶嗶嗶嗶而民性
說下故曰自三代以下便是已嗶嗶嗶嗶而民性
得矣處同逍遙曰湯之問棘也起結雖異同

此曰三代以下便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
也軸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

天下無之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在之意淫亂也靜定則不淫矣宥者寬容自得之意遷為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

莊四

八

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靜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力人大

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

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

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

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

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

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

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

哉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

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

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

無常謂妄為妄動也憧憧往來明從爾思是思

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

矣喬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

也鷙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

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

皆非矣為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

者而罰之賢非真賢出於好偽舉出皆然故欲

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出間此等人多矣

其意皆是譏賢者乃與為惡者對說所以重抑

賢者也人人皆慕賞避罰以為相對則豈能安

其性情自戾之理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

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

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

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

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

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僮囊而

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

哉

也

致

中

和

則

天

地

位

失

乃自勞病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悅之則愈勞
愈苦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聖字止近以能
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妄意室中
之藏聖也此皆字義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
可與語孟中字義相紊亂者雖有亦不能為累故
聖知也安其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故
曰存可也亡可也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故
矣鬻卷局束之貌儻囊冬事之貌豈直過也而
去之言不特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齊戒以言謂
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
授鼓歌以儻之謂言之不足手舞足蹈也此皆
譏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
為哉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
彼金壘婦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沈酗于酒微子
稱紂也此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
是文法也

卷四十一

十一

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
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

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此段直

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天而後可以天

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為天下而後可以天

下托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為天下而後可

以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讀莊子之

書於此等句又當子細玩味禮記曰筋骸之束
解其五藏便是束矣擢抽也過用其聰明也
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如尸也龍
文采也尸居無為而威儀可則自然有文故曰
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禪家所謂是雷聲不
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

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聲神精神也天天
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如
此三句亦可越諸子為異端之書乎理到而文
又奇所以度之意吹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
以息相吹之意吹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
之中滿日如如動而又不動若多而不見其多故
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若多而不見其多故
曰吹累言我若無為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之
吹累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
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撓人
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
廉剡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
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

天儼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一段把孟子

莫知其鄉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撓者無撓亂
撓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頹塌得志
之時則好進不已此心上也下心趨下也
向上一向皆為囚殺乃自累自苦之意綽約環
美也剛強之人或為綽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
於虞美人是也廉剡圭角也彫琢磨礪也諺云
入太學者菱角入去雞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
得志之人多圭角更涉憂患出此皆消磨了
故曰廉剡彫琢其內熱時如焦火然其凜凜時
如凝冰然此皆形容人心躁怒憂恐之時一俯
仰之間而此撫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
疾也如此撫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
而靜言心不動之時其動也縣而天言此念一
起之時如縣係於天儼與憤同憤亢矣之狀
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看
地降伏字便見得儼驕不可係之意此一設模

寫人之心最為奇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搜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養天下

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堯於崇山投三苗

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

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

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

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股無肢猶髀肉不生之意脛無毛言

勞其足也矜矜與謹同矜矜柄也項籍傳鋤耨

也言其為仁義法度勞苦如此雖如此勞苦而

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之刑不勝天下者言

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

而莊子喚作堯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諛說可

觀見天下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

且如此延及三王尤大可駭矣施延也三王既

如此所以而下而小人則為桀跖之行上而君子

則慕曾史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

而加以怒於人自以為信而以為人自以為善

故有相疑相欺相非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意爛漫字下得好性

命之理到此都狼籍了求於是乎鉞鋸制焉繩

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搜人心

故賢者伏處大山嵒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
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
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
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
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
梏鑿納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

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新鋸繩墨推

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黥涅也脊脊者猶籍籍也罪在搜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者隱遁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之被罪者甚眾氣象如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

卷四十一

三

一

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手言談也乃自許自高之貌意嘆也甚矣哉言其所為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恥也上下兩甚矣字意却不
同皆是奇筆與桁楊械也相推言行者相挨抄也桁楊接摺因聖知而有桎梏鑿納因仁義而有桀跖借曾史之說得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盜跖之嚆矢也接摺今枷中橫木亦契也嚆矢今之響箭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今行天下聞廣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
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
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

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
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

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取天地之精以

而使萬物育也官陰陽以遂羣生是焚調陰陽

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當

其職曰官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

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

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

為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黃帝而言也族聚也雲

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

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也荒廢也翦翦

猶淺也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

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

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

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

乃長生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為善問窈

不可見也無視無聽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
抱靜而無為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
無搖動則可以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
仙如佛自古以來必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為

此說也無勞無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慎汝內閉汝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是也

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

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

形未嘗衰慎汝內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

不識不知而後德全故曰多知為敗至陽之初

大明也至陰之初窈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

虛之上也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

陽之謂道亦是此等說話但其說幽畜莊子要

說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為汝者教汝也遂從也

猶往也入窮也言欲教汝極至於此也官職藏

府也此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

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

物物皆自堅固物者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

將自壯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

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

處物也感而應之者也天地即吾身之健順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

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

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

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

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廣成子之謂天

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窮是以有涯而

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是以有涯而

隨無涯也此兩句極有味以麗言之則打鐵作

門限鬼見拍手笑亦此意易不終於既濟而終

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也子在川上而

曰逝者如斯乎亦指其無窮無測者言之上可

以為皇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為者也

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為者也

王是有為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

者日月也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瞻然

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昌

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臭腐化神

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汝者離去人間之意無

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月

天地相為長久故曰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緝與真同

昏昧也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物之來

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故曰當我者緝乎遠我者昏乎人盡死者以其心死而不知道也

廣成子

之謂天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以有涯而

雲將東遊

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

何為此鴻蒙拊脾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

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

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

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

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

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意治人之過也

然屹立之貌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買油而

莊四

十七

歸州云父聞投子今見買油翁投子曰油油看禪宗此事便見雲將曰遊乃莊子形容鼓舞曰遊仰而視曰吁盡得自妙育羣生之問便與前黃帝之問同掉頭搖頭也天忘朕邪朕我也呼鴻蒙為天言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邪浮遊周遊也獨狂軼蕩也紛汨也無妄真求也不知所往也觀其真不妄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效也民以我為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為之則是亂逆其自矣豈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羣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羣而去則是然爾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自前曰罪在櫻人始心也猶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

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
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
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滓溟解心
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
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
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
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
首起辭而行然則吾奈何者言今既如此如之
苦哉是也僊僊乎急去之貌言汝已自毒自苦
可急急歸去不必問我這一段粧撰問答處便

莊子

十八

似傳燈錄上說話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
便是不可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別徒但
言汝但處於無為之中而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
去而莫留之倫與淪同淪沒也泯沒而與物相
忘則與滓溟大同矣滓溟無形無朕未有氣之
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去其有知
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神釋去其有知
無魂者猶前也無魂者無知也精神釋去其有知
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形立也精神釋去其有知
異此等字又當子細體認云云衆多也各復其
根生者必滅也維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
復其根而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為二故
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此一句甚精微當着眼
看凡有分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當着眼
也無問無關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此即無
為自然也我能無為自然則物各遂其生是

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
言賜我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
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
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

去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

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

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

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

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

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

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

莊子

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自此以下至篇

末乃是以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己而不欲其

異己是以我皆出乎眾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

必欲出眾而何由出眾若謂之獨見則必眾人

皆不知技多矣後可既欲人同我則是我不如眾

人之技多矣後可既欲人同我則是我不如眾

如此翻騰出韓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在

亦是此意其心如此而欲為人之國是欲攬取

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為害患也以此謀人之

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為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

但指國者未知其人而為其所惑也有士者有

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分明是譏當時

歷聘遊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

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

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物

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為而為自然也

無為則無所不為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

遊乎九州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六合

造化之九則與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闢闢於

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非人可得而二之大人

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

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

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

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

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大人至人也

也形必有影聲必有嚮自然對乎天下是問於我

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問於我

身而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為主配為賓無嚮無

聲無臭也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不已之貌適

往也挈提也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不已之貌適

之入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言雖出出而不外

於出間者是出也出也出也出也出也出也出也

莊四

二十

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

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

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

不可不為者天也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

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

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粗不相離

之意以道為貴則物為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

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豈能遺物哉故

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

不可不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

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

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道者精也

法者粗也言法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

者法也言法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

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

可故曰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

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

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

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

不可不為者天也

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

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粗不相離

之意以道為貴則物為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

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豈能遺物哉故

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

不可不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

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

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道者精也

法者粗也言法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

者法也言法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

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

可故曰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

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

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

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

不可不為者天也

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

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粗不相離

之意以道為貴則物為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

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豈能遺物哉故

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

不可不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

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豈能盡遺

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道者精也

法者粗也言法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

者法也言法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

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

可故曰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

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不可不明於道者悲夫助不

莊四

莊

物雖可因而去本以就末幹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在此物字即是精者為道粗者為物事事而物皆在其中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為然莊子豈不可知精粗為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出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為而必知自然之理則不可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切此兩行最妙最親切於學問但讀者

忽而不深求之無為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
為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為者也上句便屬道
心天下句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危字相近主
者天道是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物論只
聽命也此臣主字是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
作君臣說誤矣此是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
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當如此轉既
也莊子之書大抵無為真君存焉當如此轉既
說有為者不可不為又恐人把有為無為作一
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
不察也開闔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自是活
撥撥地但其言語錯雜鼓舞變化故人有不能
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條貫所以流於
異端須莫作語也孟讀方可自賤而不可不任以
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
篇同東坡以為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天
之今曰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天下之理
於

莊四

廿

一

此篇得之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
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
不說粗底說得如此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
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此
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
把許多出世間事喚做卑喚做粗中間又着箇不
可不一三字似此手脚便粗了便無惟精惟一允
執戰中氣象若分別得這粗細氣象出方知樂
軒是悟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類去倫紀之
說關之何既名作出世法又以此絕人類去倫紀
由得他服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

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

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其化均者言皆

也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

主君也猶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

者為德我能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

人力無所加矣為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為而

順自然矣無為自然便是天以道觀言而天下

德玄遠也玄古猶遠古也

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

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

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

能有所藝著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

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

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

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

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此分則自有君

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

用於出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

天與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

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

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則

有後有左則有右箇箇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

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亦甚純

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

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

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治

莊四

廿九

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
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
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
即天故曰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
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二為一之意故曰古之
義合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

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

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

神服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

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事不過

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得於我者苟能無心

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服之記曰若猶傳有之

也此語上出所傳故莊子舉以自證此五句極

純粹上三句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

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無為為之之謂

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

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

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

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

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夫子言其師

去其知覺之心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

道天自然也為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己者

無所言而喻故曰無為言之之謂德無為言者謂

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

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
執德謂之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
而德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
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
之謂完十者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韜藏
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
矣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也逝者往也逝者如
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為無窮故
曰沛乎其為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
萬物逝也

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

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

於天下也不近者遠之也不以壽夭為哀樂不
以窮通為榮辱醜字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

與之一世其之不拘以為我之私分人亡弓人得

之心之意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為尊顯黃屋非堯

以王之天下為顯也聚萬物而歸之以此為顯故不

府死生亦大矣而無所變於夫子曰夫道淵乎

已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

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淵乎其居靜也

也濇乎其清不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

天也故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
然金石雖有聲非人考之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
亦是天機也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亦猶前所
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
乎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
成亦是以此意但此夫王德之人素逝而取通
書文字說得奇耳

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

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存形

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

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王德者言有王天下

之德也素逝者以素朴而往猶易言素履往也

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後知通於神至誠如神也

採取也物有取於我而我後其心應之故曰其心

化之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自得於我

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生字言我受天地

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劫然

蕩乎言其大也忽然出庶物之出也劫然

動不得已而起之意也萬物觀也視乎真真聽乎無

從之是聖人作而萬物觀也

聲真真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

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

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

小長短脩遠真真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

人皆以為無聲而我之所獨聞如八音之相和

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

已矣深之又深入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

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而以無形而見之

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於我者虛而應於物

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騁時出

而用也要是其所歸宿不可時中一定言或小時出

或長或短或遠或近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

遠近其意方足今日脩遠脩即長也分明是箇
近字意或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言脩遠則
近亦在其間不然則是筆快失檢點處但此黃
兩三段散語文字精甚他人如何有此筆法黃

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

得使喫諾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

不在於言語即佛經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

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却粧出一段說話如此

玄珠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喫諾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辯皆不可以得道必無

心而後得之此等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

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

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

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

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

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

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

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

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

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

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

賊也段段是撰出愈出而愈奇若此一段謂外

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也猶書云般禮陟配

也聰明散知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

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此其過人處

也脩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

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

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為而不知無為也

乘行也行其本身而異形火馳如乘人身我我

對物故曰本而在人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馳

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馳

末也為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叢脞

之意也物絃為事為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

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事而應各

度其宜故曰應衆宜為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

常非能定而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化為事物所變動也常一也未始有常無定也

一箇彼且七箇方且古今以來那得這般文筆

卷四

北

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
閑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為
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父之父則高又高矣
衆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可率將帥也言此人之
用於世亦可致治亦可致亂北面臣也南
面君也言以此為臣道以此為君道皆堯觀乎
有患害故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堯觀乎

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

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

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

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

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

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

事之有富壽多男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為

富壽多男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為事之有不足介意莊子却如此翻說越見他高

處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墮地便有衣夫聖人鷦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

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

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

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鷦居無定所也穀鳥

莊四

世

雖食而非自求也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也無

彰無迹也隨所寓而無戀著也與物皆昌者物

與我各得其生也修德就間邦無道則隱也感

世而上僊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

三患少壯老也捩嚴經恒河水之喻便是三患

身常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

壽既在後其辭又多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

封人曰退已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荅但曰退

已猶言你去休接輿趨而辟荷蓀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

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

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也言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耕事也俛俛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泰初有無訟之意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

卷四十一

廿一

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猶無之則安得有有名此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未形者言一所以起有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以起之時也若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間且然猶且也且字下常添一字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生而為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而生而留動靜也字下得極精微莫草草看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為陰此句便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

既成物矣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
為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看他形字却如此說
實他書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此一
句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左傳所謂民受天地
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形體氣也氣中
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為之便是性中自有仁
義禮智之意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一句德字
却是性字此性字却是性之用矣所以道此書
字義當作一眼看性脩反德者言脩此性以復
其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初同
矣反德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於無物之初
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
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下三
字便是他奇筆處下面却翻一轉又曰喙鳴合
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以
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
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為合緝緝猶
泯泯也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

卷四

廿二

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大順同夫子問於老聃曰
矣大順即太初自然之理也

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
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
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
之便自山林來立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
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
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
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
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
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之言雖曰堅
白同異紛紛多端而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宇
之閒謂能曉然揭而示人也離分析也胥易技
係解已見前篇成思者為人捕而繫縛而成其愁
思也自山林來者言為人捕而繫縛而成其愁
此曰執狸繫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
與天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
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
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
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下得亦奇盡無
者言出無此人動止起居也廢起窮達也言
起居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知
動止死生廢起之為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其
所以為動止死生廢起者退之送文暢序曰
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蕃亦有見之言但今
人等閑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也人者人事也
因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事非

莊子

卷四

惟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己忘己者無
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入於非人
也上曰忘乎天此曰入於天也入於天為一矣
惟其上曰忘而後能為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
非人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於
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鼓舞處
不可執著執著將問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
則難讀莊子矣將問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
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
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
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
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
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

物將往投迹者衆將問勉覲覲然驚曰勉也

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技出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之貌也螳螂

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草木怒生此言怒臂莊子喜下一

箇怒字其自為處者言其自為所處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觀臺以示於人人將往而歸之則投

足而來者愈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衆則自累矣覲覲驚之貌

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若於夫子所季徹曰

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

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

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

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志獨得之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

自有而不知為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以堯舜為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而弟

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却下句如此謂堯舜是好竒溟滓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

是人字言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

也欲者聖人欲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

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

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

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為圃者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
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
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
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
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
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
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

卷四

廿五

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
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
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畦間鑿隧
抽拔也沃湯溢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
數句形容得桔槔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
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
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
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般處皆
當子細體認子奚為者猶論語曰奚自也擬聖
言慕聖人也於于自大之貌獨弦哀歌言人不
已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
說也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點
其聰明也墮汝形體即忘已也汝能如此猶尚
廢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
譏吾聖人之言無乏即無落也子貢卑陋失

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
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
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
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
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
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
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
機巧必忘夫人之心卑取慙惡之貌頊頊自失也天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為則為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拮擗之類徒獨也今其人獨

卷四

廿六

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於世雖所行亦與
人同而自不知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獨
狂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
所之淳備純一渾全也汙乎無形迹之貌功利
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字與亡同無也若夫
功利機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亡同無也若夫人
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
其所謂整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
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
我之謂風波之民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况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為世故所謂役而不自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

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
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
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
識之哉假大也假脩大脩也渾沌氏即天地之
初也術道也識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
知其二者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外物也明
白則可入於素素者素朴也無為則復歸於自
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汝將固
驚邪固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諄芒

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
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
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
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
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
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大壑
也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容出人也遊於
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官施不失其
宜隨所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
才也情事實事也盡見事事可為之實順其所
可為者而行之故曰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
所行所言皆為自為不為人而為也天下自然
化之自為者為己非為人而為也手撓撓動也
言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惟動不
應後志是也手撓顧指指麾拱揖之意願聞德人
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

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超又乎

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

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

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共

利共給與人同樂之意昭乎悵然之貌若嬰兒

失母若行失道皆言其無意人出有不得已之

意財用飲食皆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比之

聖治高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

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

此之謂混冥地之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

乘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照曠者言

大昭晰也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

之情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同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故曰

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也萬物皆

復於實理則與我為一矣混冥即混倫也即所

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德人又高一層如此門

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

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

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

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

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

以脩慈父其色燦然聖人羞之滿稽之言以征

因無鬼之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

於治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也無瘍何以

藥不禿何用髮不病何用醫蓋言喚作治天下

便是病了無為而治則無病也孝子為父操藥

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為

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其言雖不正譬喻更

亦奇特脩進也與羞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

古字通用羞之羞恥也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

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

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

事而無傳舉世厚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

見其葉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無情無欲之

喻端正脩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

心之謂忠當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不知

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

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為賜者不以為恩也行

而無迹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

也此皆形容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

太古之世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

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

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

終身諛人也言不諛不諛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

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為是以不諫者為非

而我之於世隨其所謂善者而善之隨其所謂

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

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

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導順也諛諛也我之所

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為亦導諛也世俗

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

身所為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

以天下通行者為道而莊子以為道必出於一

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

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瀾翻莊子合譬飾辭聚眾也

信不可及然其言亦太過矣

是然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

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

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合其譬者言合天下

者言脩飾其言辭也聚眾者言聚天下之學者

而歸己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出要其終也不

能離於當世之人是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

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

貌言儒者之衣冠也采色文章也循循以誘誨

學者故以為媚一也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己之

所是學於我者皆以為是己之所非學於我者

皆以為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

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為徒

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

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已知其愚者

與人異遂有此憤排之言非正論也

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
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
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
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
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琴則嗑然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
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
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

誰其比憂

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祈嚮趨嚮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惑猶

且勞苦而行不至今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一也哉此予字莊子自道也折揚皇琴里巷之曲名也大聲古樂也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人之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揚皇琴比俗言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者即前言二惑也所適不得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為在以踵為鍾皆不可解以前句證後句合作垂踵分明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此自嘆之言謂我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強以語之是我又添一惑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
必推說也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矣此
之言解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
然唯恐其似已也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驪之姬也此是其文

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己是自知其惡也彼且
自知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以
前面大惑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靈又如百年
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之木破為犧擗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
擗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路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
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
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悛中顙四曰五
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
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

莊子

四十一

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鷄
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其斷在溝中者破

同此一木或為犧擗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必
竟皆是枯木矣此與臧穀亡羊與意同五色五
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為之故以為亂性以此四
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悛衝逆人也中
顙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汗其口也厲爽乖失
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汨亂其心則自
然之性失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揚墨之
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為能彼以其說自
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為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
為自得矣賤之之甚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擗笏紳脩
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繆繳皖皖然在

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

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以其趣舍形色

與人爭是非曾次為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

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皆儒者之服也衣

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

紳脩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如柴柵然

言習中不自在也外為禮文束縛如罪人被束

縛然纏繳繩縛也皖皖目視之貌人見其自苦

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為為得是罪囚之人與

囊檻之虎亦以為自得乎極口以詆揚墨亦已

甚矣交臂束其手也歷指繩縛其手而指可

數也囊與檻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四

